

群众出版社

这是一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复杂的爱情故事

三合镇

刘裕民 / 著

S A N H E Z H E N



三合镇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合镇/刘裕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1
ISBN 7-5014-2614-7

I. 三…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332 号

三 合 镇

著 者:刘裕民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500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614-7/I·1073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30.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三合镇的姜永顺老汉养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儿，从而引起三合镇三家大户的一场争斗。

为把姜永顺老汉那个美若天仙的女儿聘说给自己的子弟，三合镇的三家大户明里暗里叫着劲儿争斗起来。他们是村北姜家胡同的姜德庆家；村西胡家巷的胡长业家；村南何家场的何福春家。这三户人家正是三合镇三姓氏中的顶尖大户。

三合镇是河东绛州禹县县北的第一大镇。全镇四百余户，三千来人，分属姜、何、胡三个姓氏。除此三姓外三合镇再没有别的旁支杂姓。三合镇的村名便是由此而来。

前一阵子来提亲说媒的人都快把姜永顺家的门槛踢塌了。在那纷至沓来的提亲说媒的婆汉们鼓噪喧嚣的烦乱中，姜永顺老汉应酬有序方寸不乱，他早在肚子里把主意拿实在了：除了那三户人家他和谁也不联姻攀亲。可是现在当那三家真的都请上媒人踏进他的家门来聘说他的女儿，并为此叫板带劲地争斗起来时，姜永顺却又熬煎作难起来。他不知道究竟该把女儿许给三家中的哪一家？论房子论地，三家不差上下；看家门大小，三家一样人丁兴旺；讲家风德性，户户芝兰玉树。唉，真真麻缠，面对这个问题姜永顺真想和这三家都沾亲带故地联上姻攀上亲。可是他只有两个女儿，二女儿又实在太小。这三家看上的都是他的大女儿。

姜永顺多少看出点女儿的心事。她的心里已有了人，就是早出了五服的同姓姜德庆家的老三——姜青山。他们两小无猜一条胡同里长大，早两年还常在一起耍哩，只是这二年都懂得男女间的

忌讳才少了往来。不过，女儿桂贞对另外两位少年即何福春的独子——何秀峰，胡长业的大娃——胡松涛也没有恶感。他们一个村子里长大，又都在三官庙学堂里念过书，彼此并不生分。

“究底订给谁家呢？”多少年来，姜永顺还没有如此地费过神呢。还是他那位二十年前娶回来的给他生养下两个女儿的女人看出了精明一世的男人憋闷在心中的烦躁，她及时提醒男人：“咋不请‘歪嘴阴阳’来看看呢，人都说看得准着哩。”“噢，对呀，咋就没想到那个歪嘴子呢。”姜永顺堵塞多时的心窍在女人的点拨下终于开启了通畅了，于是，那精于谋算的灵气又回归到他的眉宇间，使他又活泛起来。

在中条山下的绛州一带一直时兴着一种风俗：一般人家办红白喜事，置地盖房，择亲选婿，甚至出远门上路都要请个阴阳先生给看看，好去疑解惑图个吉利。在众多的阴阳先生里中条山上的“歪嘴阴阳”最有名气。“好，就这么着！明日我就上山寻去，反正现时地里屋里都没啥缠手的活儿。”姜永顺决定明天上中条山去请“歪嘴阴阳”来帮忙。

两天后，姜永顺还真的把号称“中条山一绝”、背后被人叫做“歪嘴阴阳”的请进三合镇，请进他那村北巷底的小院家中。

一进哨门，这位“歪嘴阴阳”便麻利地从肩上的褡裢里掏出罗盘。“不，不，”姜永顺连忙制止，“先生不是看咱这块宅院。”他怕多掏了银钱。“晓的得”，“歪嘴阴阳”用手中的罗盘顶顶头上灰白相间的瓜皮帽，用不屑的眼白瞭了下姜永顺，便径自端着罗盘在院子里走动起来，而不再理会身边有些手足无措的姜永顺。转了三圈敞后他才收起罗盘卸下褡裢，拍打着身上一路沾上的尘土，走进敞着门的上房，嚷道：“叫你屋里人给咱弄些吃喝。”

这位长着一双神兮兮的三角眼，再配上五官底下那张歪向右面永合不严实的嘴巴子的阴阳先生，的确给人一种冷峻而又神秘，甚至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然而，就是这位长得清瘦颇长

略微驼背，常年都穿着长袍马褂，谁也叫不上来名姓的如闲云野鹤般的“歪嘴阴阳”在中条山一带是很有名气的，一般人是不好请到他的。请不到，并不是说请不起。只是因为他常年云游四方居无定所的缘故。别看他长得丑陋，据说是确有一些真货在肚子里呢，什么卜卦扶乩、奇门遁术、风水阴阳、拆字相面、捉鬼弄神、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

“老哥，”先生嘴歪，但吐出来的字却不走样地清晰，“你这座宅院二十年前可不是浑全，它一面漏雨两面通风兜不住财。所以，你祖上三代置下的业，还不及你这二十年的多。”“歪嘴阴阳”进入角色并石破天惊一语道中。姜永顺惊得差点跌闪到饭桌底下去。此话要是由三合镇任何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讶和意外，可是由“歪嘴阴阳”说出来就不一样了。“十八年前，你动了西边的土。”“歪嘴阴阳”掐捏着手指自顾自地说，“巧的是你在西南角上安了个茅房，这就兜住风挡住雨，护住你家祖上不太旺的财路，对不对？”姜永顺不住地点头称对。“时间上投不投？”“歪嘴阴阳”再问，“投，是十八年前盖的西厦，安的茅房。”姜永顺满眼惊诧，一脸敬佩。可先生那张歪撇着的嘴角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自满和得意来，他用手抹一下嘴角上沾挂着的馊花菜汁，把碗筷朝前一推起身抬腿迈出门去。姜永顺不知先生有何贵干忙放下手里没有吃完的饭碗，跟在身后跟了出来。“歪嘴阴阳”径自走进那个在吃饭时不应提说的却偏偏被他一再说起的茅房，不管不顾地掏出阳具“哗哗”地尿起尿来。把跟在身后的姜永顺羞臊得满脸通红，他还以为先生是来实地查看这块“兜风堵雨护住财”的福地呢，谁想他是解手尿尿来了，真扫兴。

“美中不足。”闻声姜永顺机灵地回转身来，只见“歪嘴阴阳”如同常人一样打个战颤，掖别住肥腰大裆裤，撩放下长袍的前襟，面对着羞臊得满脸通红的姜永顺连一点歉意也没有，只顾拍打着茅房口上长着的椿树说：“要不是这棵椿树，老哥，你的家可发达不到

三 合 镇

这样的程度。”“歪嘴阴阳”的三角眼里闪射出一股神兮兮的芒刺，直直地定在姜永顺惊诧中带有乞求赐教的脸上，不幸的是先生并不给他解答，而是留下一个扣子一个悬念，这才是先生的绝活。

“咣当”一声，虚掩着的哨门被猛地推开，旋即欢欢势势地跑进来一个黄毛小丫头，她正是姜永顺在三官庙里念书的二女儿姜淑贞。“爹，今天书房里……”二女话没说完看见当院站着个怪异的生人，便做个鬼脸跑进西厦不出来了。

“书房放学咧，把几个娃唤来，先生给瞅看瞅看。”姜永顺说着不假思索地扯嗓子就喊起来：“二女，二女去到巷口把三山唤来。”二女不情愿地从西厦出来，撅着小嘴嘟囔道：“唤来做啥？”不经意间小小的二女却提出一个紧迫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姜永顺伸着脖子咽下一口唾沫，心想：“是呀，总不能说是来算命相亲吧。”“就说，帮手抬东西呢。”还是“歪嘴阴阳”精于世道，随意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

二女欢欢地跑出门去了。

三山，官名叫姜青山，虽和姜永顺同姓却早已出了五服。他是三合镇数一数二的老财东姜德庆的小儿子。姜德庆虽于三年前撒手归西，但他挣下的庞大家业连同严谨的家风都完整地留传给后人，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受到减损，反而还得到不断的光大。

姜德庆老人留有三男二女，除小儿子姜青山尚在三官庙里念书外，其余四人都已成家立业。老大姜春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汉，三年前接管家业成了户主。老二姜寿山除了精通农活外还有一手绝好的泥瓦活，镇子里和邻村谁家修房盖厦都少不了他。两个妹子都已出嫁。

姜春山家那排场漂亮的连套在一起的两座四合院就坐落在姜家胡同的巷口上，那青砖到顶的高大门楼，如同鹤立鸡群，把周围一片土打围墙的农家小户比得更加低矮残破。单单这个砖门楼就足以让半村乡民羡慕死了。那门楼里面连套在一起的两座四合大

院，以及川套里连成片儿的几十亩水浇好地，就更叫一般贫家小户不敢想像了。

“叔，啥东西需帮帮手抬呢？”姜永顺抬头一看，差点跌闪到当院里去。原来二女唤叫来的不是少年姜青山，而是壮实如牛的老二姜寿山。“错咧，错咧。是唤三山呢。”猝不及防的姜永顺忙中出乱，差点失口说真言，便又连连否认，“不，不是，是……”慌乱中他更加语无伦次，“是书房里的事，我想问问三山。”姜寿山看看一脸窘相的姜永顺，“嘿嘿”干笑两声抬手搔摸一下头上那短硬黑密的头发，尴尬地说：“三山才从书房回来正吃饭哩，我给你唤来。”便扭身出了哨门。

面对二女活活闪闪的一双大眼窝，姜永顺哭笑不得，好在姜寿山进哨门前，“歪嘴阴阳”已躲进了上房，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尴尬。

为防再次难堪，姜永顺也进了上房，他要准备一下，不能让刚结束的难堪再现。他把上房山墙根箱子上的一堆杂物腾开。看来他是要假戏真唱，等青山来后要他真的动手帮忙抬这个根本没有必要挪动的大木箱。“歪嘴阴阳”立在旁边一脸快快的笑意，看来，他还在嘲讽刚才那场不期而至的笑话呢。

“叔。”院子里响起一声已不很稚嫩的有了重重喉音的声音。“哎，三山，来来。”姜永顺赶紧迎到上房门口。精干结实的少年姜青山便立在他的面前。“叔，你打问书房里啥事呢？”“腾”地一下，姜永顺就觉得脸上烧起火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怕啥有啥。“噢……”姜永顺厚着老脸支吾着说，“山，来帮叔把箱子抬一下。”少年姜青山心里虽有些诧异，还是过去帮着把那个大木箱从山墙根下抬到窗台底下。“还干啥？”姜青山说着直起腰回身看着那个丑陋怪异的陌生人，他讨厌那双在他身上脸上搜来扫去转个不停有些诡秘的三角眼，更讨厌那张歪撇着合不严实的歪嘴巴。

“三山，坐下歇歇。”姜永顺不想让少年人马上走掉，他有意说句闲话好拖延时间，以便让“歪嘴阴阳”帮他相实看准。“叔，再没

三 合 镇

啥活，我就走咧。”少年姜青山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实在是想在这巷底的小院里多停留一阵子。这院子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早就钻进他心里了，他站立在这上房里，操心的却是西厦里的响动。

“小伙子，”“歪嘴阴阳”侧身挡住少年姜青山的去路，用閃閃爍爍的三角眼不住地端詳着他好一阵才悠緩地道，“能請教學生娃一個字么？”“啥字？”姜青山揚揚眉毛，兩顆烏黑的眸子中閃出疑惑警惕的光來。“隨意，啥字都行。只要寫一個字出來就中。”“歪嘴陰陽”說。

姜青山不情願地側頭看看姜永順，他從來不願受人擺布，尤其現在不願受這個怪異的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擺布。“噢，這位先生也是讀書識字的，他是想考考你。”姜永順從中打着圓場，他臉上已沒了剛才的窘迫和尷尬，重又恢復了往日的精明，他在極力怂恿着姜青山：“你就給他寫上一個字，學生娃怕啥。”

“歪嘴陰陽”的一對三角眼始終沒有離開過姜青山的臉，他對他一顰一笑，甚至是不經意的揚眉都不放過。“歪嘴陰陽”是個敬業的主兒，他不看則已，要看就要把實看准，決不能看走了眼，這一是為了主家，二是為了自己的名聲。

姜青山不很情願地順勢蹲下來，拾起一塊墊箱子的瓦渣片兒，在地上毫不猶豫地寫下一個灑脫漂亮的“義”字。“好了吧？”姜青山拍打着手上的浮土站起身來，表現得既不局促更不浮躁。“好咧。”在“歪嘴陰陽”的三角眼里竟流溢出一串少有的驚喜來。

姜青山走了。

姜永順和“歪嘴陰陽”回坐到堂前的供桌旁。作為主家，姜永順有些急不可待，他太想知道結果了。這種急切，決不亞於想知道在茅房口上究竟該不該栽種那棵椿樹的心情。因為這個結果才是他今天請先生上門的全部目的。

“歪嘴陰陽”掩住心里的驚詫不無賣弄地啞着響舌說：“好個‘義’字，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經上說：‘有義則可久，可久則賢

人之德。’单这个‘羲’字就足托付终身。老哥，你没白费心思，这是个绝好的苗子。”“歪嘴阴阳”说时他自己都有些手舞足蹈。“这是从拆字上推算的，我再给你说这娃的骨相，他山岳垂正，悬凹相宜，光明如镜，血气相应。这都是难有的贵相。老哥呀，这娃以后干大事哩。”“歪嘴阴阳”说得太好太玄了。姜永顺反倒有些不太信了：一个乳臭未退的学生娃，咋就能有“贤人之德，贵人之相”？只要日后家道不在他手上衰败了就足够了。

“只是……”“歪嘴阴阳”沉思良久后像是自语，又像是怕掐算不准，对着姜永顺不住地摇晃着脑袋，那灰白相间的瓜皮帽随着他摇晃不停地脑袋，在半空里呈45度角来回地旋转着。

“咋？还有啥说道？”姜永顺紧张起来了。“歪嘴阴阳”只管轻轻摇着头，根本不准备回答他焦躁不安的催问，在三角眼里慢慢聚起一层思谋不透的微潮。“咋？有麻达？”姜永顺再问。“这娃骨相好着哩。”“歪嘴阴阳”说话了，“只是这娃在颧骨正中有一个明明显显的黑痣。”“主凶？”姜永顺的双眼睁得大大的，里面还布有一丝惊恐。“歪嘴阴阳”沉沉地点下头说：“这娃中年以后有一场逃不过的大难。”“噢……”姜永顺倒吸了一口冷气，先生说得过卯了，他又有些不信了。

说实在的，在这三家中，姜永顺最看上眼的还是这同姓姜家的老三，无论是在家业上还是在品性相貌上，他都觉得这个三山和女儿般配。要不是思谋得太细，要不是另外两家缠得太紧，也许他早就和同姓姜家订过话了。

“老哥，再看一家。”如果不是姜青山左颧骨正中的那个粗看不起眼，细看很明显的黑痣，“歪嘴阴阳”就决计要成全这桩姻缘。的确，多少年来他还没有看过骨相这么好的人，再配上他随意写出来的那个“羲”字，这样的人就更少了。可是那颗痣实在是长在要命的地方。他不能因为一时失算走了眼毁了一世名声，他知道姜老汉还有两个选择，不妨再看看。尽管他不相信在三合镇还会有比

三 合 镇

这个小伙骨相更好的人，但还是要尽心尽力，万一呢。

“再看一家。”姜永顺应声时却有些犯难，下一个咋看呢？总不能再找托词叫人上门来吧，何况也没了可托之词。他沉吟一下道：“走。”看来他想出办法来了。姜永顺引着“歪嘴阴阳”出了哨门拐过巷口就上了街镇。

偌大的三合镇就坐落在中条山下，一条南北走向的官道从镇子中间穿行而过形成一道街面。沿街住家还开着几家店铺，其中一间专营木器家具。这便是三合镇首户胡长业家开的木器店。这也是街面上最大的一间店铺。

五十开外的胡长业是个典型的土财主，他的家业是靠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除了这街上的木器店外，胡家在西门外川套里还有八十亩旱地。胡家在村西的四合院与村北姜家的不一样，不像姜家那样是两座四合院落连套在一起的，他家只有一座四合院，但他的每一间房都比别人家的宽，比别人家的大，比别人家的高。他家的砖门楼比姜春山家的还排场。哨门外是他家的碾麦场，场子西头一溜五间土坯房，三间做牛房马圈，两间住熬活的长工。他家雇了两个长工和一个学木匠活的伙计。牛圈里养着两头牛、两匹马和一头专门拉碾子磨面的黑叫驴。

胡长业有个弟弟叫胡长胜，是镇子上有名的木匠。他农闲时常和村北姜春山弟弟姜寿山搭伙出去给人盖新房修旧厦，他们一个木活，一个瓦活，两马连环相得益彰。胡长业养有两个儿子，长子胡松涛，次子胡松林。这胡松涛就是姜永顺领着“歪嘴阴阳”来算命相亲的又一个少年主儿。

来到胡家木器店前，姜永顺探头朝里一瞅，胡家老大胡松涛果然端坐其中。因提亲之事，姜永顺已留心在意胡松涛一段时间了：每到晌午饭时，三官庙放学回家的胡松涛急忙吃完饭，不是像穷汉家的学生娃，给爹妈搭把手整治些零七八碎的活儿，也不像一般富家子弟丢下饭碗，就端端地去了三官庙里的书房像没上笼头的马

驹在里面由着性子蹦跳。他丢下饭碗总是急急往店铺里跑，去招呼生意替换伙计许旦娃吃饭，也是为日后将来做个准备。胡长业也时不时地提说上一句：这松娃生来就不是做庄稼活的料，闲下勤到铺子里跑着，多学点本事能顶饭吃。所以，每天吃完饭到铺子里来替换一下许旦娃倒成了他每日必修的功课。

“歪嘴阴阳”顺着姜永顺的眼势往店铺里溜了一眼，便大模大样地背剪着双手跨进胡家的木器铺。“来咧，喜好啥，请随意看随意挑。”随着这么一句热情而又不失商人口吻的音量有些稚嫩的招呼，一个精精瘦瘦的小伙站在“歪嘴阴阳”跟前。“随意看看。”“歪嘴阴阳”真摆出一副随意的样子，在满是桌椅板凳箱子柜子的店铺里转起来。他摸摸椅子拍拍桌子，可那双狡黠的三角眼却不停地在少年人的脸上描来扫去。他看到的这个少年是长脸、宽额、深窝眼、高鼻梁、长长的头发软软地在脑门上一分为二梳向两边，更显出一脸的灵秀气来。这个少年和刚才看过的那个少年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个敦敦实实，这个精精瘦瘦；那个圆脸短发，这个长脸长发；那个英武，这个灵秀……

“只管看，活儿细着哩，一律全是楸木，面儿像上了蜡似的油光。”少年胡松涛俨然以商人的口吻不无自夸地推销着木器家具同时也在推销着自己。伙计旦娃早就给他说过：上门来的买主比天还大。天再大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上门来的好买主包里掏出来的钱能让你买房子置地娶媳妇。

“嗯，好着哩，不仅面儿油光，就是木料也都实实在在的。”“歪嘴阴阳”的初步看相已经结束，他有意搭着话茬儿转到店门口的敞亮处，在账台前对着脸儿和小伙扯起话来。“你是伙计？”“歪嘴阴阳”明知故问。少年胡松涛笑着摇摇头没有吭声。“是掌柜？”胡松涛还是不言传地摇着脸笑。明知故问的“歪嘴阴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在账台外的一把直背靠椅上坐下，三角眼盯住胡松涛正在悠闲而又灵巧地拨拉着算盘珠子的手指道：“不是伙计，不是掌

三 合 镇

柜,那是啥?”“歪嘴阴阳”有意调侃着,“我看你是伙计不干粗活,是掌柜又不管钱盒,那你就是少东家了。”

少年人被撩拨了起来,他眨闪着深窝眼不无好奇地问:“先生会算卦?”“信不信?给你占上一卦。”“歪嘴阴阳”继续引诱着。“行呀!”少年人就像河湾里的小鱼咬着诱饵上钩了。

在门外等待观察的姜永顺耐不住性子,也悄没声息地蹭进门来,静静地立在阴阳先生身背后偷听着。

“咋个算法?”少年胡松涛问。“先给你测个字吧,你随意写个什么字出来,我给你拆算,你看准不准。”“行!”少年胡松涛欢快地叫着,抄起账台上现成的毛笔,在砚台里蘸饱墨,顺手从台下抽出一张纸,铺在账台上,他握笔拿开架式时却又犹豫起来。“写个啥字呢?”“啥字都行,随心所欲自自然然地顺手写个字就行。”阴阳先生极力怂恿着。胡松涛看见了账台上那一摞子账簿,便下笔在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一个“利”字。“歪嘴阴阳”撇嘴瞪眼暗自一惊,羲和利在经书里恰是排在一处的。他想:如果今天这两个少年人写下的这两个在经书上排在一起的字不是巧合,那就必是天意了。他再次定定地端详起这个令他吃惊不小的少年人,几乎有些失神变态。多少年来,他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经见过的时世可谓不少,可今天三合镇的这两个毛头小子太不同凡响了,他们的骨相再配上他们随手写出的字,真是精妙绝伦的天作之合,什么是命?这就是命!姜永顺在背后轻轻捅了下有些失神愣怔的“歪嘴阴阳”。他醒过神后不留痕迹地掩饰住自己的失态,晃着脑袋眨巴着三角眼,连声叫绝道:“好一个‘利’字,高卑以陈,贵贱定矣。易经上说:‘有利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小伙子拿笔记下这话,永远记下,你天生就是干大事的命。”说着“歪嘴阴阳”竟抑制不住地拿手在胡松涛的脸上比划着道:“你看这天高地厚,日月清明,三庭平分,五岳朝拱,林深树密,骨血相称。不谋利而利至,不求位而位显。你将一生坦荡既贵又福。”

“哈哈。”账台里面立着的胡松涛仰面朝天笑起来，尔后不恭敬地说，“先生要笑我哩。”

此刻“歪嘴阴阳”已恢复了常态。“信就灵，不信也不怪你。”他显得挺大度，接着再补充道，“信神，神就灵。不信神，神不怪。走咧走咧，不和你聊咧。”他神拽一下身后的姜永顺。胡松涛这才注意到先生身后的姜永顺，忙甜甜地喊叫一声：“叔。”这胡松涛心窍灵嘴巴甜，他心里惦记着姜老汉美若天仙的女儿，巴不得把姜老汉喊成丈人爹呢。“哎。”姜永顺只应一声，便被“歪嘴阴阳”拽出门去。

出了胡家铺子避过路人，“歪嘴阴阳”把姜永顺拉拽着蹲在墙拐角里，用不容置疑的甚至是斩钉截铁的口气说：“就这娃，实实在在没一点差错，这娃不仅是干大事的眉眼，他还有享福的命呢。”姜永顺却不无疑虑地问：“我听着这两娃的卦咋就一样呢？”闻听此言，“歪嘴阴阳”感到一阵悲哀，他争辩道：“咋能一样呢，分明不一样么。”对不懂行的姜永顺他毫无办法，他总不能搬来经书和他理论吧。

“你倒是说哪个更好更合适呢？”姜永顺提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说，这两娃中任意一个都行。不是还有一个么？咱再瞅看一下再说再定。”中条山上的一绝“歪嘴阴阳”被两个英俊美少年的非凡骨相鼓惑起来，他倒要看看在这个不起眼的三合镇究竟藏卧着多少人才。“这个咋个看法？”“歪嘴阴阳”问。姜永顺抬眼看一下当空的日头，再照一下地上的影儿，猜想此刻学生娃都该进书房上课了，便道：“咱到三官庙书房去。”两个人向村外山根下的三官庙走去。

三官庙是三合镇三姓人家的官庙，它独悬在村外山坡沿上，背后跨过百十丈空旷的坡沿旱地便是拔地而起的绵延千里的中条山。三官庙里供奉的不是三合镇三姓人家祖宗的神龛牌位。这里供奉的是关公大老爷，因为这座庙宇又是早年三姓的先人们搭伙共同出资出力修建的，所以，被叫做三官庙，是三姓人家的官庙。

这三官庙的实际作用并不大，一年除了正月初一的大戏，正月十五的红火热闹和四月初八的庙会外，就再派不上别的用场。至于祭祖分饷，迎新送老各姓都有自己的家庙。由于它用场不大，又较为宽敞，且又处在村外安宁清静，后来就被用来做了书房，全村凡是能供养起学生的人家都把子弟送来读书识字。那姜家的姜青山，胡家的胡松涛，还有何家的何秀峰现在都在这三官庙里念书呢。早两年姜永顺的大女儿桂贞也在这里念书，还和他们三个在一个班上呢。原来在三官庙里教书的是一位落伍的老秀才，他一天到晚除了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传授些“之乎者也”的四书五经外便再没了什么新花样。去年村上才从城里聘来一位姓贾的新派老师，才适应形势地开了新课。

姜永顺和“歪嘴阴阳”说说道道地来到三官庙前时，嘈杂的场院已宁静下来。书房里上课了。“歪嘴阴阳”不想为难姜永顺，他更不想平白地耽误了时间，便道：“他们家的坟穴地都在哪里？要不，咱先看看他们家的坟园穴地去。”“对呀，不说就忘咧。”姜永顺显出满脸的欢喜来，他为先生的敬业所感动。“他三家先人的老坟凑巧都在一堆，就在这三官庙后的坡沿旱地里。”“噢，有这么巧的事？”“歪嘴阴阳”再次感到蹊跷，同时有了更大的兴趣，他决心要把两个少年人的根底探个究竟。“走，咱瞅瞅去。”他二人沿着墙根转到三官庙背后。

在三官庙背后的坡地里栽种着一片果树，树上的果实和绿叶早被初冬的寒风吹落，但是在那秃兀了的枝条间却飘溢着一团淡淡的雾气，这雾气在这一片园子里游游荡荡地不起不散，像是挂在枝梢头上的薄纱。“歪嘴阴阳”抬眼看着这一团游荡不散的雾霭，他那丑陋的脸上就起了一片惊疑。“你看，”姜永顺指点着隐在果园里的几疙瘩坟堆说开了，“这下面近前的坟堆是胡家的祖坟；往上快到山根在那棵大核桃树下的坟堆是姜家的老坟；在姜胡两家具园中间斜插进一亩闲地，那是何家才置下没几年的坟地。”“歪嘴

阴阳”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绪从惊疑中慢慢镇静下来，这才来回移动着脚步变化着方向，从不同的角度观测着三官庙背后那隐在雾霭缠绕的果园里的由西向东，由低而高的一排溜三疙瘩坟堆。最后他站正方位端立在三官庙大殿背后的正中间，把专注凝神的目光慢慢抬起，越过三疙瘩坟堆，越过薄雾缠绕的果园和山根底下那棵树冠参天的百年老核桃树，把目光停落在隆起的中条山前坡第一座并不太高的被当地人叫做“瑶台顶”的山包上，沉默良久，沉默中他脸上的筋肉都痉挛般地抽搐起来，突然他大叫一声：“好风水呀！”便甩开大步朝前奔去。姜永顺颠着碎步，慌张地跟在后面。

“歪嘴阴阳”腾云驾雾般地快步来到胡家的坟园，围着这一二十个坟包转了三圈，没有言传一句，又径自向上走去。在姜胡两家果园结合处有一溜既没栽树也没种庄稼的空闲地。在这块闲地里一排也堆着几个坟包。“这是何家的坟地？咋闲着不种呢？”看着坟周围的一片闲地，阴阳先生有些疑惑。

“噢，这个何烧包。”于是姜永顺当着何家先人的坟堆说起何福春的经年往事：何福春是三合镇何姓中这一代才暴发起来的富户。但他不是靠挖土刨地务作庄稼发达起来的，他家祖上很穷，在三合镇几乎盖不起房置不起地。到他父辈这一代不得已才出去闯荡，后来在西安城里站住脚开了一家布店，挣下些银钱，才回乡来盖房置地。早几年在西门套几家破落户手里买下三十来亩水浇地，在村南何家场盖起一座三合镇惟一的全砖四合院。最后又在这山坡沿旱地上置了一亩二分地，把零散在各处的先人遗骨迁来安葬。别人家的坟园旱地一年都要种一茬庄稼，即使最富庶的胡家也把坟园地角都严严实实的撒种上麦子。庄稼汉把地荒了，是会让人笑话的。何福春偏不怕，他在坟园里不种庄稼不栽树，反倒撒种了些花草草，现在是冬天，草枯花谢看不见咧。有稀奇之事，就有稀奇之人。何福春在三合镇就有一个外号：何烧包。其实，何福春是个开明人，他生在西安长在西安，直到在家乡置办下房屋地产的

老爹死后，他才把西安的生意交给弟弟料理，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回来后他一点农事都不干。夏天，他穿着绸缎，摇着蒲扇，端一盏宜兴泥壶吸溜着凉茶满街里转；冬日里披件狐皮大氅在镇子上来回走。嘴里撇着洋腔，转眼五十的人了见谁都没大没小的。就是有一份好家业……

姜永顺唠唠叨叨地说着跟着“歪嘴阴阳”来到姜家的先人坟前，来到那棵枝头上缭绕着纱一样的薄雾的老核桃树下。先看看几座坟堆，再展开双臂揽抱一下老核桃树，那粗壮的树干他竟然一揽合抱不住。他拍打着树干嘴里喃喃地说：“宝物呀！”然后便撩起长袍的前襟，直直地向瑶台顶攀去。姜永顺生怕丢了似的紧跟在后也向瑶台顶爬去。

站立在这瑶台顶上，身后是巍峨挺拔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脸前是广袤的河东平原，眼下是三合镇的三官庙和庙后这云雾缭绕的几十亩果园以及隐卧在果园里的三疙瘩坟堆。“好地方呀！”“歪嘴阴阳”手舞足蹈地感叹起来，“看呀，全三合镇的精脉就藏在这三官庙下，直通咱脚下的瑶台山。在这条精脉上又一溜儿摆着姜、何、胡三家的祖坟，可以说三合镇的精气风水让这三家占尽了。怪不得他们的子孙有那么好的骨相，原来根儿在这里……”姜永顺把眼窝和嘴都张得大大的，他激动紧张的心绪随着“歪嘴阴阳”一惊一诈的渲染混混沌沌地进入了另一个境界。终于探究出根源来的阴阳先生继续发着感叹，他站立在这并不算高的瑶台顶上指指划划的，仿佛他真就是摘去蒙脸布看透阳世也能看透阴世的得道神仙。“《葬书》上说：‘以山为势，木乔草丰；以水为屏，云飞雾绕。’说的就是这样的气势。你抬眼看看，除了咱脚下有这么一团弥散不开缭绕飘荡的薄雾外哪里还有。这里是真正的福地吉壤，这三家把他们祖上的阴宅安建在这福地吉壤之上，必然荫庇子嗣，保佑后人鲜花着锦，烈火加油。”也许是真的看到一处绝妙的佳境，“歪嘴阴阳”亢奋得满脸通红。他继续道：“我说么，那两个胎毛没退的小